

沸腾的钱途

2

徐余◎著

跟“钱庄”老板学赚钱

资金链 庞氏骗局 融资 资本掮客 多米诺骨牌
村镇银行 民间资本 金融改革 持续经营

沸腾的钱途

2

徐余◎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沸腾的钱途. 2 / 徐余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13 - 1996 - 8

I. ①沸…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9352 号

沸腾的钱途. 2

著 者: 徐 余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青 阳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35 千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3 - 1996 - 8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9015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FEITENGDEQIANTU

沸腾的钱途 2

CONTENTS

目录

- 001 ■ 黑色辉腾
- 004 ■ 乔霸天
- 007 ■ 紧箍咒
- 012 ■ 金融办主任
- 016 ■ 墙头草
- 019 ■ 奔赴北京
- 022 ■ 驻京办主任
- 026 ■ 亿万富姐
- 028 ■ 气场
- 034 ■ 投石问路
- 039 ■ “蒋老板”
- 042 ■ 收复失地
- 045 ■ 天堑号
- 049 ■ 内忧外患
- 052 ■ 暗示

- 056 ■ 请君入瓮
- 061 ■ 扫场子
- 065 ■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069 ■ 神秘客人
- 072 ■ 讨价还价
- 075 ■ 两个女强人
- 082 ■ 蠢蠢欲动
- 088 ■ “阔太太协会”
- 094 ■ 借刀杀人
- 101 ■ 信用卡游戏
- 105 ■ 一根绳上的蚂蚱
- 109 ■ 一把手
- 111 ■ 卧底
- 115 ■ 新路子
- 120 ■ 默契

- 124 ■ “和头酒”
- 131 ■ 地王
- 138 ■ 柳暗花明
- 144 ■ “二道贩子”
- 151 ■ 期货“黑嘴”
- 154 ■ 下套儿
- 158 ■ 人多力量大
- 165 ■ “第一家族”
- 171 ■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178 ■ 第一次
- 183 ■ 蛛丝马迹
- 188 ■ 上市热潮
- 191 ■ 多米诺骨牌
- 196 ■ 一箭三雕
- 201 ■ 她是谁

- 204 ■ 花落谁家
- 208 ■ 黑马
- 210 ■ 稳坐钓鱼台
- 215 ■ 台前幕后
- 217 ■ 变数
- 221 ■ 十二个亿
- 226 ■ 增资扩股
- 231 ■ 十字路口
- 235 ■ 庞氏骗局
- 240 ■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 244 ■ 分道扬镳
- 247 ■ 神秘失踪
- 252 ■ 谈“贷”色变
- 258 ■ 滑铁卢
- 262 ■ “寒冷”的冬天

黑色辉腾

一辆黑色的辉腾轿车穿透东州城的夜色，如同幽灵般缓缓驶进了万寿山上的“名流陵园”。

下了车，赵争辉向身后的两个戴着墨镜、穿一身黑衣的保镖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在原地等待。

然后，他点上一支纯进口的“万宝路”，面色凝重地沿着陵园的台阶拾级而上，陪伴他的只有万宝路若隐若现的火光和孤独的身影。

他的脚步最终停在了第八排居中的一座豪华墓地前，深深地鞠了几个躬。

“爸！很快……很快……东州的明天将再次属于我们！”

他的表情看上去依然平静，眉宇间却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浓烈的杀气，原本阴森的墓地顿时增加了几分寒意。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物是人非啊！

几年前，为了所谓的理想，自己离开东州远赴法国，之后又辗转到中

国香港，经过一番打拼，也总算是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那时候的爸爸已经是东州地面上响当当的人物，东州外汇黑市的掌舵者——赵爷。

其实，老爷子是不愿意自己离开的，除了父子之情外，老爷子更希望自己留下来帮他打理生意。虽然大哥赵争光一直在他身边，但一来，大哥毕竟是东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外汇黑市处于灰色地带，有些事办起来不方便，搞不好连仕途都会搭进去。二来，大哥生性懦弱，做事优柔寡断，根本不是做这一行的料。他这个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也是老爷子利用手上的人脉资源和金钱弄来的。

在老爷子的眼里，只有自己这个性格与他相似的老二才能真正继承他的衣钵。

可是，现在老爷子离开了，大哥也进了监狱。

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老爷子托人捎给自己的黑色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东州一部分曾经和他有利益往来的官员的名单，以及事实证据。

想必老爷子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那么一天，因此，早早地便把认为最有用的筹码送到最有希望的人手上。

刚从香港回来的时候，自己也曾去监狱探视过大哥，对于大哥最终选择了“自首”这条路，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爸爸去世了，方立伟和何德进却依然逍遥法外，而大哥就成了唯一的知情者，只有自首，才能将这两个人送上西天。不然的话，一旦给他们喘息的机会，那大哥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这两个王八蛋仗着强硬的后台表面上跟爸爸达成合作，背地里却是另有所图，想方设法要把他踢出局。可结果呢，不仅没有捞到好处，方立伟选择了自杀，何德进成了阶下囚，东州首家民间性质的财团东泰财团也瞬间倒塌。

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而他们真正的对手谢正祥成了地下钱庄改革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从一个经营着东州数一数二的地下钱庄瑞丰担保公司的老板摇身一变成成为东州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瑞华的大股东。

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地下钱庄只能在地下活动，游离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上面又进行了大力整顿，随时存在着被查办的危险。小额贷款公司却能穿上合法的外衣光明正大地进行放贷。

与其说爸爸是败给了方立伟和何德进，败给了谢正祥，还不如说是败给了政策，败给了他自己。

政策是高墙，而人只不过是渺小的鸡蛋。拿鸡蛋撞高墙，只能是粉身碎骨。

在这一点上，自己是敬佩素未谋面的谢正祥的，面对地下钱庄的改革，他摸准了政策的脾气，居然能想到地下钱庄和民营企业联盟这一条路，而不是走非法集资的老路。

的确是才智过人。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谢正祥也是间接杀死爸爸的最大凶手之一，与自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现在自己既然已经回到了东州，那么一番明争暗斗就在所难免。

赵争辉的眼中再次闪过一丝杀气，比先前要浓烈许多。

“爸！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他点上一支烟，放在赵达旺的墓碑前，冷冷地笑了笑，看了看时间，快步往山脚下走去。

两个保镖看见赵争辉走下来，一个走了上去以防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一个急忙打开车门，司机也适时地发动了黑色辉腾。

上了车，赵争辉吩咐道：“去机场！”

四十五分钟后，会有一位从省城来的贵客驾临东州。以后，他将成为自己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更会是自己手上的一张“王牌”。

黑色辉腾再次穿透东州的夜色，出了万寿山，拐上了机场高速。

赵争辉放下车窗，点上烟，若有所思地看着夜色中的东州城。

几年没回来，东州这座神奇的城市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传奇。

而最大的传奇莫过于井喷的近万亿民间资本，几乎每一个人都和民间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非就是借方和贷方的区别。

民间利息高额的回报，推动着东州进入了全民放贷的时代。

固然有政策的存在，固然有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但仅凭瑞华一家只有八亿元自有资金的小额贷款公司，是远远满足不了几百亿元资金需求的。

有实力的地下钱庄照搬了谢正祥运作瑞华的模式，没有实力的依然存活于地下，风声紧了躲一躲，松了，就出来透透气，继续非法集资，继续发放高利贷。

钱！才是真正的王道！

至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不过大方向是清晰的，那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成倍增长，地下钱庄丧失生存空间。

自己要实现的远不止这些，而是一个帝国，一个真正的金钱帝国！

不过，历史教训告诉自己，在东州做事不能过于高调，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最好是隐藏在幕后操作，风险自然就小了。

因此，在满大街都是保时捷、奔驰和宝马的东州，自己选择了低调的辉腾。

懂行的人才认得出它是辉腾，不懂行的还以为是帕萨特呢！

乔霸王

半个小时后，辉腾到达了东州国际机场。

一支烟的工夫，赵争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往贵宾通道的出口走去。

不出五分钟，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赵争辉发自内心地笑了笑。

这个人就是他要等的贵客乔明宇，乔明宇在省城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黑白两道通吃，人称“乔霸天”。至于他到底在做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

有人说他是民间的大炒家，炒股票、炒期货、炒黄金……什么赚钱炒什么，身家几十亿。有人说他后台很硬，背景很深。甚至有传言说他是索罗斯派到东华省的“狙击手”！

这也正常，一个人越是神秘，猜测的版本就越多。

赵争辉和乔明宇的认识纯属偶然，赵争辉转战香港后，开了一家赌场。他意外地发现，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内地人每隔一个星期就会来光顾赌场，而且根本不把钱当回事，即便是输个上千万，依然面色不改，这个人就是乔明宇。

慢慢地，彼此就熟络了。后来，赵争辉才了解到了乔明宇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就是东州市原市长、现任东华省副省长乔卫华乔老爷子的亲侄子。

赵争辉如获至宝，待乔明宇为座上宾，不久两人便结拜为兄弟。

看见乔明宇走近，赵争辉不慌不忙地上前，微笑着说：“大哥，东州人民欢迎你！”

“赵老弟，东州人民欢不欢迎我不要紧，只要东州的人民币欢迎我就可以了！”

“大哥，只要你愿意留下来，不仅是人民币，这里还有英镑、欧元和美元等着你呢。”

“有赵老弟这句话我就放心啦，不过东州的水很深，而且还有谢正祥这条蛟龙，咱们要想另立码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大哥，你来啦，再深的水都会变成我们池子里的水。”两个人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赵争辉嘴上笑着，心里面却暗暗想：看来乔明宇来之前对东州的形势

已经有所了解，这是好事，一个人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去了解。

至于自己和谢正祥到底谁是龙谁是虫，那就让事实来证明吧！

乔明宇是赵争辉杀回东州民间金融市场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彼此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各取所需。

乔明宇需要钱，自己需要他手上隐形的人脉资源，可以化作权力和更多金钱的人脉资源。乔明宇虽然不担任任何的官职，更谈不上是什么领导干部，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他背后站着乔老爷子，在东州的地面上，只要他开口，即便是市长蒋文龙也要给几分面子。

黑色辉腾仿佛幽灵一般，疾速穿梭在机场大道上，往市中心方向驶去。

“争辉老弟，我在省城的时候就听过老爷子的名声，如雷贯耳啊。可惜局势逼人，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乔明宇笑着拍了拍赵争辉的肩膀说。

“大哥，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既然我回来了，就有自己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还望大哥助小弟一臂之力，在背后多推几把！”

“争辉老弟，你太见外了。咱们是好兄弟，自然是有钱一起赚，有力往一块儿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

“大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赵争辉淡淡地笑了笑，转而故作轻描淡写地问，“大哥，你来之前跟蒋市长打过招呼吗？”

“东州又不是他蒋文龙一个人的天下，我来发财还需要向他报告吗？！”乔明宇冷笑了一下，继续说，“不过，毕竟这片地面上他比我熟悉，该走动的还是要走动。”

“那就好，那就好。”

赵争辉边点着头边转身看着窗外，映入眼帘的是谢正祥的瑞华小额贷款公司所在的财富中心。

他的眼中又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杀气。

紧箍咒

谢正祥再次陷入了困局。

作为东州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大股东，这些年自己可谓扛着炸药包，冲锋陷阵，好不容易才在地下钱庄改革的夹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最终也算是如愿以偿，瑞丰担保公司来了个华丽的转身，从地下浮出水面，光明正大地换上了瑞华小额贷款公司的金字招牌。

这意味着自己从此和“万恶”的地下钱庄彻底划清了界限，真正拥有了“合法”的地位。沿着这个方向，离自己银行家的梦想也就不远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叫时务，那就是上面的政策。一个游离在灰色地带的人，想要掩盖住或者洗掉身上的颜色，那就得顺着政策走，摸准它的脾气。

一个再强大的人也是敌不过政策的！

自视过高，非要跟政策对着干，学不会变通，那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曾经实力足以跟瑞华对抗的东泰财团的三巨头——赵达旺、方立伟、何德进的悲剧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尤其是方立伟，以为自己的舅舅是东州市的市长就可以“逆天”。幼稚！殊不知对于市长蒋文龙那种政客而言，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亲情，而是仕途。地下钱庄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他蒋文龙敢拿自己的仕途开玩笑吗，能明哲保身就不错啦！

但，谢正祥的这股兴奋劲儿还没缓过来，就再一次撞到了政策的枪口上，确切地说是踩在了一个埋了很久的地雷上。

当初，在瑞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仪式上，上面就已经为它贴上了“只贷不存”的标签。

这就意味着，瑞华只能用自有注册资金向客户发放贷款，不能像银行那样吸收公共存款，更不能进行非法集资。

仅仅两个月时间，瑞华就贷出去了一个多亿的真金白银。虽然瑞华有着八个亿的雄厚资金，但按照眼下的形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弹尽粮绝！

眼下的瑞华就如同一个大水池，只能往外放水，不能够加水，再大的水池也会有放干的一天……

宣布倒闭或者破产，这是谢正祥最不愿意接受的。

奔驰 S65 疾速往灵溪山庄的方向奔去，谢正祥发呆地看着手机上的日期，默默地在心里盘算着。他的手心竟不自觉地往外渗着汗，表现出了少有的不镇定。

到了灵溪山庄，他匆忙下了车，加快脚步走进了电梯。

刚走出电梯，666 包厢就传出了嘈杂的交谈声，直到他的脚步逼近，交谈声才戛然而止。

包厢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推门进去，朝着已经先他到来的曹晓秋、刘志坚、王天明和陈其彪点了点头。

尔后坐下，他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

瑞华虽是瑞丰和海城镇上以华鑫洁具有限公司的老板周国平为首的“十八罗汉”共同出资建立的公司，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但管理层仍以瑞丰的原班人马为主。

对于周国平那样的商人，你只要每个月把他应得的那份给足了，他就不会过多地干涉公司的运营。

这也正常，商人嘛，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周国平好歹也该来参加“碰头会”吧！

谢正祥掐灭烟头，转向曹晓秋问：“晓秋，周总怎么说？”

曹晓秋勉强地笑了笑答道：“大哥，国平说华鑫那边有重要的客户要接待，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黑道出身的陈其彪猛地捶了一下桌子，愤愤地说：“重要客户！我看他周国平是在逃脱责任，有福大家一起享，有难却要我们替他担，这他妈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下次再这样，我派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啦，其彪，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一张嘴就来你打打杀杀那一套。管理好你的赌场，不要再给大家捅娄子比什么都强。”

谢正祥不耐烦地制止了陈其彪，陈其彪正准备继续说什么，身旁的曹晓秋给他递了个眼色，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此时此刻，曹晓秋是理解谢正祥的心情的，“只贷不存”就如同紧箍咒套在瑞华的头上，即便你以前法力再强大，手段再高明，现在也只能顺从，按规矩办事。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摘掉紧箍咒，或者暂时松一松，但这谈何容易啊！

更何况，除了“只贷不存”，瑞华还存在着其他许多的问题。

第一，瑞华没有明确的“娘家”，受市金融办、公安局、工商局、人民银行和银监局五个部门联手监管。按照政策定性，瑞华只是一家经营小额贷款的股份公司，那就意味着虽受银监局监管，却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名分。第二，虽然没有名分，但瑞华必须承担起金融机构要承担的义务，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3%的所得税，5.66%的营业税，再加上城市建设维护税、印花税等等，很大程度上稀释了瑞华的空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合法”地位确立后，瑞华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营，贷款基准利率的区间是银行利率的2~4倍，但为了招揽更多顾客，一般只能维持在3倍左右。

再加上业务单一，不像银行还有理财类的业务，瑞华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极大的挑战！

关于这一点，陈其彪也不止一次发过牢骚，生意人嘛，金钱永远是第一位的。以前瑞丰的时代，银根紧缩的时候，贷款利率可以高达七八分，

甚至一角。而且成本也要低上许多，算得上是“空手套白狼”。

这笔账谁都会算，相信谢正祥也算过。

但，小额贷款公司是大势所趋，也是新生事物，受点挫折是难免的。

至于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良性运转，一要看上面的政策，二要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陈其彪又冷不丁地抱怨道：“大哥，是不是咱们的路子走错啦，当初就不应该拼个你死我活，争什么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这日子过得比咱搞地下钱庄的时候紧巴多了！”

谢正祥语气重重地回应道：“其彪，如果你想退出，我决不阻拦！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条路，我会走到底。”

“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看看……”

曹晓秋急忙打断了陈其彪，说：“好啦，其彪，眼下最关键的不是发牢骚，而是要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谢正祥看了看曹晓秋，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照目前看来解决的办法有两个：第一，通过一年期增资扩股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自有资金。第二，向银行贷款。不过这两个办法都存在着一一定的风险。”

所谓的风险谢正祥心里也盘算过，一旦进行增资扩股就意味着如果到时候自己拿不出足够多的自有资金的话，就要向社会公开筹集，那么手中的股份就会被稀释，丧失发言权。而向银行贷款也是有硬性指标的，一年只允许贷一次，数额不得超过注册资金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四个亿。虽然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问题，但银行贷款势必要利息，而且数额如此巨大，瑞华变相是在为银行打工。

刘志坚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过话茬认真地分析道：“向银行贷款，只会让瑞华陷入恶性循环，万一我们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那最坏的结果就是被银行吃掉。我觉得还是增资扩股的方法比较可行，不过也有弱点：第一，时间周期太长。第二，我们自己手上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才能尽可